

善本留真·古籍復刻系列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張園東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黃文德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編按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長久以來對珍藏古籍文獻之維護與整理，近年來為了推廣古籍文獻不遺餘力。在諸多珍藏特藏資料中，以宋、元、明、清善本為主，其中宋元本多屬珍籍，近五百部，但並不單單以此誇世，而是以所藏的六千多部的明版書，以及明清稿本和批校本古籍，更為海內外學界所推重，咸認為是研究中華古文化的重要資產。

藏書的目的在「傳布」，而不是「秘惜」，而將藏品化身千百、提供利用，是圖書館廣傳知識最重要的途徑。本館除了自行復刻出版之外，更積極與國內出版社授權合作復刻出版，以期達成古籍文獻推廣的目的。本文首先介紹國寶級之善本古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復刻書，接續介紹本館與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註東坡先生詩》、與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合作出版《梅屋詩餘》、《太古遺音》、《神器譜》、《金石昆蟲草木狀》、希古堂珍藏秘籍系列之《醉翁琴趣外篇》、《山谷琴趣外篇》、《盤洲樂章》、《唐僧弘秀集》、《歐陽行周文集》，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與新文豐出版社合作出版臺灣珍藏善本叢刊系列之《古鈔本明代詩文集》等，以推展本館之館藏特色，並在古籍文獻的「藏」與「用」之間搭起一座便利的橋樑。

一、緣起

人類的智慧，經千百年歲月的蘊涵，盡在圖書群籍之中。本館最大特色，即在於善本古籍的豐富收藏。總計寫本刻本凡一萬二千餘部，近十三萬冊；刻本近八千部中，宋版一七五部、金版五部、元版二三〇部、明版六千多部，嘉興大藏經一部，其餘為活字版，清代以及朝鮮、日本、安南流傳較稀之刻本。本館珍藏善本古籍，涵括宋元明刊本、寫本、抄本在內的古籍，除了具有史料價值外，也具有版本、藝術鑒賞的特色；無論從版式到行款、文字到圖像、字體到墨色、鈐印到題款、紙張到裝幀，都反映出古人對版本、印刷、裝幀等工藝美學的追求與堅持。

鑒於中文善本古籍是世界重要文明遺產，其保存對傳承文化，協助研究，提升文明，甚有幫助，而本館一方面積極將中文善本古籍原件，並以數位化的經驗與技術，進行數位化作業，達到合作發展，資源分享的目的。另一方面將善本古籍復刻出版，不僅可以永久保存與使用，更可以廣為傳布，並可達成下列五項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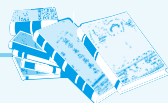
- (一) 調查資源分配，避免資源重複；
- (二) 確立營運模式，充實典藏內容；
- (三) 統合既有成果，落實國際接軌；
- (四) 拓展參與深度，奠定合作管道；
- (五) 建立合作互惠，共享加值成果。

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來臺搜集古籍資料，日漸增加，甚至透過各種不同管道，要求授權大陸出版龐大古籍數量。雖然本館在授權方面都已有完整的機制，但是面對大陸的需求，不免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目前中國大陸已在進行古籍普查及善本古籍再造工程，另外華東、四川、山東等大學也以市場需求，規劃出版古籍復刻或編製叢書。除了中國大陸，世界各國對於臺灣古籍典藏也相當有興趣，譬如本館與德國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Bavarian State Library）的交流。目前，有關國內授權大陸出版牽涉名稱問題，不容易解決。鑑於此，本館基於對珍藏古籍文獻之維護與推廣，精選典藏甚具學術價值善本古籍，除了自行復刻出版之外，更積極與國內出版社授權合作復刻出版，以期達成古籍文獻推廣的目的。本館於 2010 年將國寶級之善本古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予以原書複製，交換予世界重要圖書館珍藏，以推展本館之館藏特色，並展示形同原件之館藏複製品，讓大眾得以親炙中華文化，對本館國際形象之提升誠有極大助益。

二、善本古籍之蒐藏經過

本館以保管歷代珍貴圖書文獻為其主要職責之一，館藏善本古籍相當豐富，尤具特色，深獲國內外學術界重視。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臨時政府設於南京，當時教育部長蔡元培已有籌辦國立中央圖書館之構想，同時積極在公報中刊登採訪古籍訊息，但無實質成效。（注 1）1928 年 5 月 15 日大學院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籌備中央圖書館案，其中提及「一切公有之古本圖書，於可能範圍內，收集之於中央圖書館」，可見當初對古籍文獻的蒐藏即相當重視。儘管 1930 年代我國外交、政治、經濟環境相當險峻，以建館為使命的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不僅在戰時保護館藏，有特殊的表現，另外在戰區與日本控制之淪陷區各地藏書樓遭到敵軍大肆破壞與有計畫掠奪之後，也迅速提出文獻保存政策回應。（注 2）1940 年元旦，蔣復璁先生由滬赴港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葉恭綽面商，中央圖書館奉命搜購淪陷區善本事宜，同時採購上海及香港兩地積藏書籍，1 月 14 日蔣復璁先生抵滬



與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等商議搜購淪陷區古書事宜，主張「政府在抗建時期，百廢俱舉，於此古文化之精華，必亦萬分著意保全」，要求撥款進行計畫，（注3）並成立「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

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上提及：「國家圖書館之收藏，與普通圖書館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於此。」（注4）由此可見諸人無不認同善本書對一國家級圖書館的重要性，至或建議多方購置能還我民族文化真面目的古籍，也許與抗戰當時提倡民族意識有關。

本館經過許多努力，江南著名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碧樓、順德鄧氏風雨樓等舊藏珍本，都被購得，其他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吳縣潘氏滂喜齋、江安傅氏雙鑑樓所散出圖書亦網羅不少。文獻保存同志會所搶救到的善本古籍，不但數量豐富，且具備極大的文獻價值。

此外，館藏敦煌寫經一百五十餘卷，大部分是在抗戰時及勝利後，分別購自上海、香港、北平、南京等地，其中多由葉恭綽經手，從李盛鐸女兒處購得李氏舊藏。這批卷子頗有文學參考價值。本館復員還都，接收了汪偽組織人員陳群藏書（「澤存書庫」）。（注5）1948年徐蚌會戰後，江南情勢緊張，本館奉令精選珍藏圖書運臺，連同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關，組成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所有文物轉運臺中糖廠保存。隨後，又在臺中縣霧峰鄉北溝新建庫房，兩院一館等文物移貯於此，以策安全。1954年，奉令在臺北恢復設館，1958年，以交換方式，由臺大蔣祖詒教授讓與林氏寶宋室舊藏《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宋開寶八年吳越王錢俶刊，為目前館藏最早刻本。又1962年購得滄縣張溥泉先生遺書，包括唐人寫經、宋元明刊本、舊鈔、稿本以及拓片等。

綜合上述而言，館藏以善本古籍為主，大抵有下列特色：

- 一、網羅昔日著名藏書家精品，既可探知傳統文化的究竟，更為研究中國古代書籍史提供許多佐證。
- 二、同一名家著述，往往蒐集若干不同版本，足資學者校勘。
- 三、複本多，一書相同版本常藏有數部，經過對照，凡書賈作偽，即易確定。
- 四、明代文集和史料最為豐富，《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所未著錄的，不在少數。



· 國家圖書館典藏各類型珍貴藏品（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五、金石拓片以及董其昌、傅青主、戴震、俞樾、王國維諸名賢墨蹟、手札，不但具備史料價值，亦表現出書法藝術；再加上善本書中精刻、精鈔的著述，美倫美奐的藏書印記，無疑有助於讀者對我國書法、刻印的欣賞與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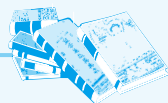
三、善本留真

本館於 1935 年籌印四庫全書時，曾先選印四庫全書四種：《皇祐新樂圖記》、《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家山圖書》、《離騷全圖》，紙墨裝幀，悉仿文淵閣本原式。其後印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時，以多達兩百餘種，即將版面縮小，紙墨裝幀，不復能如前述四種之精美。1942 年，本館出版第一批圖書三十三種，取名為《玄覽堂叢書》，1947 年出版續集三十一種附四種；遷臺後，初、續二集又都由正中書局重印。其他歷年影印善本，在單行方面，重要的約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萬曆邸鈔》、《孔子世家譜》、《夷事彙》、《頻宮禮樂疏》、《李賀歌詩編》、《景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選》、《臺灣古地圖》（清乾隆間彩繪紙本）、《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臺灣知府蔣元樞進呈彩繪紙本）、《黃河圖說》（清康熙間（1662-1722）彩繪絹本）、《明詩人小傳稿》、《梅屋詩餘》、《神器譜》、《太古遺音》、《註東坡先生詩》等；在選輯方面，重要的約有《明代藝術家文集彙刊》七種、《明代藝術家文集彙刊續集》六種、《明代版畫選初輯》十四種、《元人珍本文集彙刊》十種、《藝術賞鑒選珍》九種、《歷史通俗演義》七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七種，（注 6）對學術研究甚具參考價值。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7種（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1969 年，本館與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影印「善本叢書」，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即其中之一，於 1971 年出版，仿照原式採經摺裝，題簽作〈元刻注釋朱墨雙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該次影印只重在流傳其內容，且經費不裕，並用尋常印刷方法，足以流通古籍。2009 年重啓善本古籍重印計畫，2009 年 11 月，依據「公有古物複製及監製管理辦法」，撰寫國寶級古籍元至正元年（1341 年）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複製計畫，按照程序陳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並於 2010 年 6 月以原樣原貌限量一百部複製出版。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部經典，簡稱《金剛經》，係珍善本佛經中之最。金剛經是《大般若經》的第五百七十七卷，主要譯本共有六種，以鳩摩羅什大師所翻譯的經本，最為通行。它是一部紀錄佛陀與其大弟子須菩提問答對話錄，並以夢、幻、泡、影、露、電六喻，來說明空性。該經典群是卷帙宏大的經典，其中《金剛經》不僅是進入六百卷《大般若經》的導覽，而且是千年來探討及注疏最多，影響最深遠經典之一。



· 國寶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復刻本（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隨著佛經傳入中國，《金剛經》從姚秦至隋唐約四百年間，先後曾出現了鳩摩羅什、菩提流支、真諦、達摩笈多、玄奘、義淨六種漢譯本，這些譯本目前均收入於《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另外，還有一種藏譯本，收錄在藏文大佛經《甘珠爾》中。從最早僧肇為《金剛經》作《注》，到後來名僧高士、十方大德的注疏講記，不僅代有著述，且遍及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及禪宗等。《金剛經》為中國禪學開啓了歷久不衰的黃金時代，對中國思想及社會的影響更為深遠。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本館珍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一冊，姚秦釋鳩摩羅什譯，題梁昭明太子添加分目，元釋思聰禪師註解，元至正元年（1341）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雙色印本（以下簡稱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凡約四十紙，兩百面，經摺裝，經文大字朱印，註解雙行墨印。每半葉五行，行大字十二，小字二十四。卷前有朱繪〈釋迦說法圖〉，卷末並附刻〈般若無盡藏真言〉、〈金剛心陀羅尼〉、〈補闕真言〉、〈普回向真言〉、〈無聞老和尚註經處產靈芝圖〉（朱墨雙色印）、至元六年（1340）潛邑蚌湖市劉覺廣（時寓中興路）跋并次年（元至正元年）劉覺廣刊經讚，〈南無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末有〈韋陀護法圖〉。書中鈐有〈甘露記〉、〈慈航記〉二朱文長方印。1947年，本館在南京購獲，藏品編號 08838。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端書影（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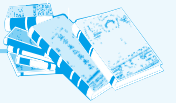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前朱繪〈釋迦說法圖〉（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明萬曆年間，大量出現套色印書，而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可據以印證其淵源脈絡，為研究中國印刷史難得的一手資料。學者或認為此本係分色分版套印，與後世套色印書相似。國立臺北大學盧錦堂教授也經目驗原書，知其實為同版分次印刷，技術較後世套印粗拙，合乎必然的發展過程。（注7）

總之，《金剛經》係一版而先墨後朱分兩次印成。印墨色者注文，印朱色者經文。印墨色時將經文遮貼，印朱色時則將注文遮貼，主要是紙張必須先後對準同版不同印色的所在，此可謂「套色」，而與後來發展的分色分版，稱為「套版」者不同。試觀上下半弧多未緊合，可證朱墨雙色同版分次印刷，但因始創，技巧欠純熟故。此外，書中多處左右相鄰的經文與注文發生一橫線所謂「斷版」現象，更顯見分版說不確。

綜合上述資料，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流傳至今，實有以下意義：

- （一）展現古代印刷技術之里程碑：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卷末有朱墨套印寫經圖。經文朱印，注文墨印。此部佛經為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雙色印本。明代以後，朱墨印刷技術逐漸成熟，如閔凌兩家刊行之套印本即為其中之代表，而朱墨套印本《金剛經》實為此印刷技術之先驅。
- （二）見證佛教禪宗傳播弘法結晶：禪宗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視《金剛經》，但根據趙非彭先生研究，元代僧眾註解《金剛經》則僅有無聞思聰禪師所註這部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而且其註經謹守禪宗立場，以禪語解經。另外，禪師於經文三十二分標題下創作的36首偈頌，更傳承北宋之文字禪傳統。
- （三）傳達佛教與漢文化藝術融合：如同宋元刊印佛經流行於經文前後加上佛說法圖與護經韋馱像，朱墨雙色印本《金剛經》經卷首亦有朱繪〈釋迦說法圖〉，卷末有〈韋陀護法圖〉。另附刻朱墨雙色印〈無聞老和尚註經處產靈芝圖〉，皆以藝術、佛像和經變為主要載體。字體端莊秀麗，色彩朱墨分明，燦爛奪目，具有高度藝術鑑賞的價值。



(四) 提供古籍版本鑑定研究題材：目前學界對於本館館藏中興路資福寺刊《金剛經》刊刻字體、裝幀形制、朱墨雙色印法、經文註解、附圖，甚至其註解之於禪宗發展源流意義，各家討論與觀點互異，顯見題材做為版本學研究之能量充沛。

2011年以後，本館除自行將善本古籍重印外，亦以加值應用數位化成果，將古籍活出現代風貌，重現經典之美，積極與國內主要古籍典藏單位及出版界建立合作機制，並依「特藏古籍文獻複製品借印出版管理要點」，共同為此極具意義且有價值的文化傳承而努力，並為古籍重印或復刻出版將有一番新氣象、新發展。另外，本館也設計製作多款古籍電子書，以原貌經典版或時尚新潮版多元地呈現於網路，並結合行動載具，供讀者於手機、iPad及個人電腦瀏覽翻閱，大大增進了古籍閱讀的便利性及流通性。

注釋

1. 「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民國72年4月，頁57。
2. 江南一帶，自明以來即出現不少著名藏書家，藏書數量既豐，珍本充足稱道。抗戰初期，一些藏書世家，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售先人遺籍，因而善本書逐漸流入滬肆。當時寓居上海的有識之士，深恐此等國家重要文化財淪落異域，於是分別函電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都認為非收購不可，恰巧央圖籌備處有一筆庚款會補助館舍建築經費，教育部便令籌備處運用這筆款項先行蒐購古籍。蔣復璁館長首先赴香港與庚款會董事葉公綽先生洽商，請他負責購買自廣東散出圖書。接著更潛赴上海，與當地關心文獻的目錄版本學專家共同討論收購事宜，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用該會名義對外行動，以避敵偽耳目，此後參與實際工作，即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葉恭綽、徐鴻寶五人，再加上蔣復璁先生坐鎮重慶，大規模的淪陷區古書蒐購取得輝煌成果。
3.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民國72年4月，頁76。
4.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民國72年4月，頁80-82。
5. 陳群（1890-1945）為汪偽組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兩地各建造書庫，蘇州亦有一些藏書。大部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來不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照收。所接收藏書中，如趙烈文於清咸豐八年（1858）至光緒十五年（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尚書》等，都相當珍貴。又如清楊德亨《尚志居集》，具備了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底稿本及清光緒九年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6. 俞小明，「古籍復刻、經典再現：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重印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62期，民國101年6月，頁4。
7. 盧錦堂，「元刊朱墨雙色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同版分次印刷考」於《劉兆祐教授春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頁321-323。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10年09月。近期有關此書之版本考訂另參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趙飛鵬，「元代雙色印本《金剛經》相關問題考述」，成大中文學報，第六期，2013年3月，頁99-126。